

醋栗,是一种灌木。我没有见过,看图片,醋栗有黑色和红色之分,圆形的,是那种比葡萄珠还要小的果子。黑的很像我在北大荒时见过的黑加仑,红的像那时漫山遍野的山丁子。

在文学作品中专门以醋栗为题的,我只见过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醋栗》。这是他一百多年前写的,现在读来,仍然具有如今我们不少小说中难有的现代味。所谓现代味,就是说它不像传统小说那样有一个小猫吃鱼有头有尾的故事,尤其要有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结尾,像夜空中蓦然绽放的一朵烟花。《醋栗》没有什么故事,结尾也没有那朵烟花。它讲了一个平淡的人一件平淡的事,用简单的一句话就可以讲完这个人,这件事:一个土地主一直攒钱,梦想买一个庄园,终于好梦成真。就这么简单,甚至有点乏味,契诃夫在这篇小说中不无嘲讽地说,人们其实想听“高雅的人和女人”,甚至看那个在客厅里走来走去的漂亮的女仆,要比听这件土地主买庄园的事“都美妙得多呢”。

这就是契诃夫厉害。即使只是挂角一将地旁敲侧击,也让我们会心,或如一箭穿心,觉得一百年前的人与事离我们并不远,而是那样近。这就是小说叙事的现代性。

难道如今的我们不是喜欢听“高雅的人和女人”,甚至看颜值高的女仆在我们面前晃来晃去吗?我们的小说里,我们的屏幕中,不正是被这些人秋波暗送或撩拨吗?就更不要说梦想买庄园了。在这里,庄园或许大了些,但是,买一套乡间的别墅,或者买一套城里的大房子,该是多少人一

【人生随想】

醋栗的幸福

□肖复兴

辈子的梦想。如今,钱少的人,几代接力般辛苦攒钱买房子;有钱的人,一掷千金购买别墅豪宅;中产者,则梦想住进豪宅或起码换一套宽敞的大房子。这已经成为不少中国人梦想中的幸福。

谁能够想到呢,我们竟然和一百多年前的契诃夫在这同一梦想、同一幸福前重逢。或者说,一百多年前,契诃夫就早早在那里等候我们了,守株待兔般知道我们一定得在那里撞在他的这棵树上。

所有持有这同一梦想者,都会经历这样的三部曲:想象自己住进这样的庄园、别墅或大房子的情景;开始广泛关注报纸上的地产广告;节衣缩食攒钱。契诃夫的小说《醋栗》中的那个土地主,一样奏响了这样的购房三部曲。只是,他更为极端一些,为了购房款而娶了一位又老又丑但有钱的寡妇,还不让人家吃饱,

不到三年给饿死了。他的庄园却终于买下了,志得意满之余,唯一遗憾的是,庄园中没有他早早设想的醋栗。小说的题旨,在这时出现了。当然,这是小说最关键的细节,更是指向明亮的明喻。契诃夫爱用这样的写作手法,比如《樱桃园》《海鸥》《带阁楼的房子》。他愿意让它们说话,作为艺术的背景,和人物一起完成明暗之间的命运之旅。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个醋栗,一个买房人志得意满的故事,该如何述说?那三部曲说得再委婉曲折,不过和我们自己的生活大同小异。有了醋栗,全盘皆活,如同在一桶恹恹欲睡的鱼群中放进一条泥鳅。

为此,故事好讲了;人物活了;小说的主旨跟着深入了。

小小的醋栗,如同点制那一盘豆腐的一滴卤水,是实验这幸福的一滴PH试剂。

土地主先是买了二十墩醋栗栽下,日子开始“照地主的排场过了起来”。原来,醋栗不是一种普普通通的绿植,是他梦想中的排场与贵族身份的重要形式与内容之一,就如同我们必须在我们自己的新房里悬挂一幅印刷品油画一样。当然,可以将醋栗随意置换成我们自己的心中所爱。

等醋栗第一次结果,仆人为他端来,土地主“笑起来,默默地瞧了一会儿醋栗,眼泪汪汪,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然后他拈起一个果子放进嘴里,露出小孩终于得到心爱的玩具后的得意神情,说:‘好吃啊!’”

紧接着,夜里,土地主“常常起床,走到那盘醋栗跟前拿果子吃”。如此,醋栗三部曲方曲终奏雅。所谓心

满足又激动难抑的心情,醋栗帮助土地主更帮助契诃夫出场完成。

契诃夫的更高明之处,不仅在于以醋栗完成对人物性格的塑造和对人物心情的描摹,更在于他对于幸福的认知与发问:是不是买了一套梦想中的大房豪宅就是幸福?这个问题,至今依然并未过时。契诃夫讲这个土地主买房的故事时,一再说自己带有点忧郁的心情,他亲眼看到这个土地主买到房子之后是感到如此幸福,自己“心里却充满近似绝望的沉重感觉”。他甚至感慨,“这是一种多么令人压抑的力量。”为什么土地主感受到的幸福,契诃夫却感到绝望和压抑呢?在这里,醋栗,成为契诃夫诘问和批评的幸福的代名词。小小的醋栗和大大的房子,成为如此不对称的醒目对比。

契诃夫说:“如果生活中有意义和目标,那么,这个意义和目标就断然不是我们的幸福,而是比这更合理、更伟大的东西。”这个更合理、更伟大的东西是什么呢?他没设。他只说天下还有不幸的人。但是,很明确,他指出这些以房子为意义和目标的幸福不是真正的幸福,那只是属于醋栗的幸福。可怜的我们多少人如今依然归属这样的幸福圈里。在经历了普遍贫穷和没有房子的痛苦之后,没有比房子更让我们纠结一生的事情了。房子,确实是我们的幸福,我们容易跌进安乐窝里,以为醋栗的幸福就应该就是我们的幸福。

契诃夫在小说里说:“那果子又硬又酸。”我没有尝过醋栗,不知道醋栗是不是这样的滋味。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

【社会观察】

名师与养气

□陈心想

乔姆斯基是语言学大家。我在明尼苏达念书的时候,常与一个美国学生同乘公交车,一次聊起天来,说到他最敬仰的人物时,他脱口而出说是乔姆斯基。我知道乔姆斯基大名是几年前在北京读研究生的时候,人类学课上讲到语言学,讲到乔姆斯基。没想到这位美国学生对乔姆斯基如此崇敬,竟然为了见见老人家而跑到波士顿,终于见到了“真佛”。他的兴奋劲儿,让我想到名师对后学的影响。

这里所说的名师(准确地说应该是明师,明智的明,高明的明)不是当下变了味的所谓“名师”,而是真正品性上德高望重、技能上超越群雄、影响泽被青年后学者。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曾讲学为文,“文者气之所形”。他说:“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先不说前者是否正确,但后者确实有理。养吾浩然之气可以怎么养呢?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亲近大德大贤,即俗话说的名师。苏辙为了见当时大贤名师韩琦,写下了千古美文《上枢密韩太尉书》。他为了“养气”遍游名山大川、城池官阙,见过欧阳修大贤,就差韩太尉了。他要亲见韩琦的目的在于:“愿得观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自壮,然后可以尽天下之大观而无憾者矣。”我能想象苏辙先生的心情。苏辙的情真意切感动了韩琦,也告诉了我们这种亲近贤者背后的道理,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学习的好榜样。

见面与不见面,感受确实是不一样的。对于贤达之士,只读其书,远远不够。就如同现在的导师带学生,带出来的学生和只读其书而从未一见的是不一样的。人师有言传身教,都不是付诸文字后的文章和书籍可以取代的。要领略那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气质”,必须面聆。用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的话说,面对面的互动,可能会对一个后生影响一生,这是一种直接互动产生的“情感能量”。即使没有直接的语言交流,只是一面,也可以传递一种影响。

我读本科的时候是在一般院校,来个大大德大贤的机会稀少,所以曾因仰慕“诺贝尔奖”大名去听校方邀请的一位美国物理学家的演讲。即使有同声翻译,我也听不懂多少具体内容,我学的是教育专业,与专门的物理学知识距离太远,但是没关系,从这种大家风范中我感受到了一种在其他地方感受不到的东西。尤其印象深刻的是翻译赵忠贤院士。我当时想,赵先生不仅是院士,英语翻译还这么好,我一定要把英语学好。这是十几年来我不曾忘记的一幕。尽管不曾与他们交流一句话,但是那个感受给了我很多思考和激励。当年费孝通先生在英伦师从大师级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时听席明纳(讨论班),因语言问题听不懂,老马对费孝通说:“学术这个东西不是只用脑筋来记的,主要是浸在这个空气里。话不懂,闻闻这种气味也有好处。”

通常说读人阅世,这都是为学的源头活水。在教育上,如果有机会,一定要让学生或者孩子见到那些可能影响他们“养气”的人士,只要是很有修养和见识的时贤名宿,不管是政界、商界还是文艺界的都可。但这本质上不同于当下时髦的追星族和狗仔队。

见贤思齐,这种精神也可熏染孩子。不管是家长还是教师,我们对人物的评价和情感也会传染给孩子和学生,无形中会把他们的成长引导到那些我们所崇敬者的方向。亲近贤达,也是我们作为家长和教师的“养气”之法。一旦仰慕某个贤达之士,我们的言行和作品都在朝那个境界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不管是文风还是行事、待人接物,都会熏染出一种“养气”而来的气质。

(本文作者为旅美学者)



【个人记忆】

向一位巡道工致歉

□许志杰

前不久回乡去寻一座被拆除的小火车站旧址,猛地想起了一位曾经在这里做巡道工的老铁路工人。他姓马,叫什么名不详,我们村里的人都喊他老马。作为一位铁路巡道工,老马就是背着一个工作包,手拿一把小巧的铁锤,不分昼夜沿着铁路线巡视,看铁道上有没有松动的螺丝之类的毛病,以保证铁路行车安全。

我们村紧靠铁道线,一个只有两股道的小车站也是以我们村的名字命名。在那个学无可学、无所事事的年代,如我这等半大不小的毛孩子,唯一的去处就是村头的火车站。当然,火车站与我们村同名却不同姓,尽管我们不把火车站当外人,五冬六夏地泡在那里,但火车站毕竟是行车重地,闲人免进,人家有自己的种种规矩,不可能放开了让我们在火车站撒野。所以,有的时候工人们也会往外驱赶我们这些玩耍的孩子,双方之间的言语冲突在所难免。我们早已把我们村以及与我们村同名的火车站混为一谈,到火车站玩耍如同在自己家院子里嬉戏,自己家的院子你不让玩,哪有此等道理?于是,村里的小伙伴们开始轮番向火车站发起进攻。

别看这个火车站不大,但也是处在青岛到济南的胶济铁路的中间位置,坡度大,弯道多,而且经常有外国元首和国家领导人的专

列通过,像西哈努克亲王以及邓小平、叶剑英等都坐着火车从我们村前走过。有一年,传说某位国家领导人的专列将通过火车站,是谁的专列,什么时间通过,连车站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但是,上级已经下达指示,车站工作人员必须轮流值班看护铁路。这样一来,火车站的警戒程度就更高了,连巡道工老马也在正常的巡道工作之外加入到看护车站的队伍中。

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了好长日子,其他的工作人员已经疲惫,我们也经常乘虚而入,继续霸占火车站。唯独老马还是永不放松,只要是他值班,我们就进了车站。有一天,我们准备到火车站玩,走到半路,正好赶上老马背着工作包巡道回来。他看见我们就大声吆喝加以阻拦。本来他值夜班,赶我们纯粹属于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我们便齐声用老家的话骂他,什么难听骂什么。他撵过来,我们就退几步;他不撵了,我们停下继续骂。如此对抗得有好几个小时,老马终于被我们骂回了车站的工区,再也没有出来。我们却乘胜追击,又到工区的大门前用粉笔画写大字报一样写了满满一大门,也是什么难听就写什么。

听说,我们离开不久,传说中的专列就顺利通过。也是听说,第二天公社派出所的两名公安到我们村,找

到村支部书记。村支部书记把我们这帮孩子的情况一说,公安也觉着没辙了,就让他转达我们的家长,管好自家孩子,再犯就拿家长问事。我爷爷和父亲都在铁路工作,虽然与老马不是一个工种,但都是铁路工人,天下铁路是一家,怎么能骂人家老马呢?母亲一听就急了,那时候我们家出身不好,一家人在外谨小慎微,唯恐惹上事,我竟敢在外带头如此作乱,母亲拿我没什么办法,就说要告诉我父亲。这下把我镇住了,从此不敢再去骚扰老马,又正好赶上1977年冬天恢复高考,我就去课堂读书去了。

后来我上学放假回家再到火车站玩,无意间说起这事。知情者告知,被我们骂了不久,老马就调回离他老家不远的的一个火车站工作,还是巡道工。但是,十分不幸,没过多少年老马就患病去世了。这使我万分懊悔,每每会想,当年的粗鲁之举给一位兢兢业业工作的巡道工造成多大的伤害!对不起老马,对不起他的家人,对不起为铁路事业贡献了自己青春的那些铁路工人,也给作为火车司机的爷爷、父亲丢脸了。在此鞠躬致歉,是我带头骂的老马,工区大门上那些骂老马的话,我也是执笔者……

(本文作者为媒体从业者,知名专栏作者,出版作品多种)